

**刘世锦**

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

以改革激发结构性潜能

文 | 刘世锦

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高速增长后，近 10 年开始逐渐回落。这一过程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，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——从过去 10% 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 5% 左右的中速增长。我们的研究测算表明，2020 年到 2025 年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 5% 到 6% 之间。这一转换也是符合规律的，从国际经验来看，当人均 GDP 达到 1.1 万美元时，都会由高速转向中速。

现在看，略低于 6% 的增速，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。但是根据宏观模型分析，2020 年一季度后，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，所以 2020 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 2019 年。同时要认识到，5% 到 6% 的经济增速是符合中国现在潜在增长能力的，而且要保持 5% 以上的增长速度，其实很不容易，难度相当大。中国的基数每年都在扩大，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排全世界第一位，提供了全世界 30% 的需求量。

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，总体上还比较偏松。如果想继续把货币政策放得更松，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，实际上是寅吃卯粮。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，这是当前特别需要警惕的问题。

目前看来，基建、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基本动能已经不足了，中国经济的增量也不能再依靠这三大需求来源，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，否则 5% 的增速也不一定能保得住。从 2020 年开始，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，应该做好如下六件事情：

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。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新版《土地管理法》，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，未来改革步伐仍需加快，否则，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、抓不住。

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，改进低效率部门。下一步，在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、铁路、通信、金融等领域，尤其是实质性地放宽准入、促进竞争方面，应该有一些标志性大动作。这样做可以带动有效投资，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技术性成本，从全局层面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。

三是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、转型升级。在此过程，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、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，比如一些头部民营企业被抽贷后的困境问题。

四是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值产业的生长。中国未来一定要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，我们要弥补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的最大短板，培育诺贝尔奖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。

五是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。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、数字化、市场化改革，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。

六是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要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。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，需要解决好绿色发展中如何计算成本和收益的问题，需要推广更多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。□